

# 井底稟

倪国桢编剧

(川剧·高腔)

36·717

封面设计：吴显林

井 戸 案 (川剧高腔) 倪国桢 编剧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25 插页3 字数46千  
1982年10月第一版 198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600

书号：10114·30 定价：0.23元

## 内 容 提 要

淄川县村民胡成，某日归家，路遇幼年好友、知名秀才王祖德，遂相邀至家叙旧。酒酣之后，胡成乘兴戏言逗趣，说曾杀人夺财，抛尸于南山枯井。王祖德以人命事大，怕连累自己，遂到官前出首告发。

县令胡图，派人前去南山，查明枯井内果有无头男尸一具，致使胡成有口难辩。但知县胡图却对此案颇多疑问，乃故作痴呆，佯将胡成问罪收监，设法诱使杀人真凶自我暴露，终于真相大白，巧妙折狱。在审案过程中，并未妄刑一人。



县官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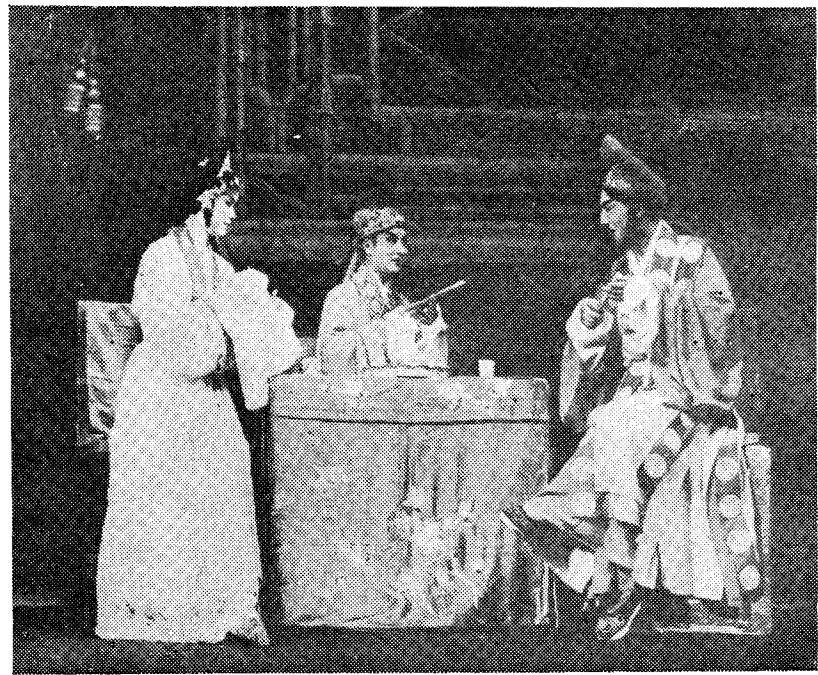
剧中人王祖德



左：剧中人胡成之

妻

右：剧中人何甲妻



剧照之一

## 人 物

胡 成	生
胡 妻	青衣旦
王祖德	小生
胡 图	小丑
夫 人	彩旦(花旦扮)
何 母	老旦
何 妻	花旦
班头甲、乙	
四衙役	
二丫环	

## 场 次

第一场 戏 言

第二场 公 堂

第三场 认 户

第四场 寻 头

第五场 折 狱

## 第一场 戏言

〔春日，郊外，远山一线，夕阳抹碧。

〔王祖德上。

王祖德（唱）春意正浓好寻芳，  
蜂蝶翩翩逐乱香。  
何须天台觅荔草，  
荆莽丛中露海棠。

〔胡成身背银袂，略带醉意上。

胡成（唱）世态炎凉，  
人生好似梦一场。  
说什么荣华富贵，  
无非是掠影浮光。  
漫道那朱缨紫蟒，  
怎及我布衣素裳。  
樽中酒常满，  
醉里有文章。

王祖德 (唱)怎禁得莺啼柳浪，  
              惹动我些许愁肠！唉。

胡成 (唱)恋娘子倚门悬望，  
              我还须快回村庄。

王祖德 (唱)巫山有好景，  
              匆匆过山岗。

[胡王二人途中相遇，王掩面而过。]

胡成 那莫非是王贤弟？

王祖德 哟，原来是胡成胡世兄！

胡成 幸会幸会。秀才兄弟行色匆匆，意欲何往？

王祖德 呃……，小弟原是踏青而来，贪恋景色，不觉黄昏，  
              急于赶回，故尔匆匆。

胡成 (笑)贤弟，你走错了咄！

王祖德 噢？

胡成 看嘛，回城里该走那一条路咄，你怎么越走越远了  
              啊？

王祖德 (若有所悟)哦，果然是迷了路途，有劳胡兄指点，告  
              辞！(欲下)

胡成 哎哎，贤弟呀，寒舍离此不远，来都来了，就请到  
              舍下坐坐如何？

王祖德 这个……

胡成 什么这个那个唷，想你我幼年同窗、颇有交情，如今你身入黉门，名噪乡里，将来鹏翼一展，不消说就是玉带金袍。愚兄虽然家道中落，一介白丁，但这一杯薄酒还是招待得起的咄！

王祖德 呢……

胡成 你老弟山珍海味吃惯了，到我家去吃一顿泡菜下稀饭，换换口味也好嘛。

王祖德 胡兄啊！

(唱)仁兄鉴谅，

非是弟不念同窗，  
备礼仪改日再访，  
须念我有事匆忙。

胡成 (唱)何言事忙？

想必是嫌我寒伧，  
言粗鄙举止村莽，  
贤弟才不肯赏光。

[正说着，雨点袭来。]

王祖德 啊，怎么下起雨来了？

胡成 春雨无常，使人不防。这叫做“人不留客天留客”。贤弟。看你穿的这一身新衣服，不要遭淋坏了哦！

王祖德 (看看自身)这，这便如何是好？

胡成 这样嘛，就请到舍下躲避一时，雨住即行，如何？

王祖德 如此就叨扰了！

胡成 请都请不来，说啥叨扰啊。还是雨点子比为兄的面子大！

王祖德 胡兄取笑了。

胡成 (旁白)大家都看在新衣服的份上。贤弟，请嘛！

王祖德 胡兄请！

(唱)望原宥唐突冒闯，

无礼仪心中惶惶。

胡成 (唱) 平素间少有来往，  
屈玉趾茅舍生光。

王祖德 (唱) 过阡陌垄头观望，  
胡成 (唱) 露出了竹篱短墙。

拢了，贤弟稍候。娘子开门来！

[胡妻上。]

胡妻 柴扉一响惊陋室，定是胡郎转归来。  
(开门) 大郎回来了？

胡成 回来了。(对王) 快请进，快请进！  
胡妻 大郎，身后何人？

胡成 你问的是他么，哈哈哈，他就是本城有名的秀才，我从前的书友，王祖德王大相公，快来见过。

胡妻 贵人驾临，奴家万福。  
王祖德 尊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胡成 贤弟不必多礼，坐，坐！娘子，快拿酒来！

[二人振衣落坐，胡成解下银袂，顺手搭在椅背上。]

[胡妻取杯箸摆上。]

胡妻 野果家蔬，不成敬意，秀才兄弟休要见笑。  
王祖德 见外了，常言道“人亲水也甜”嘛，倒是有劳尊嫂！  
胡妻 大郎，你陪秀才多饮几杯，奴家告罪，失陪了。  
胡成 娘子，贤弟不是外人，你就不用避嫌，坐下一同叙话，闹热点。  
王祖德 胡兄言得有理，少时小弟还要敬上一杯！  
胡成 哈哈哈，来来来，贤弟请！

王祖德 胡兄、尊嫂请！

[三人同饮。]

王祖德 (环顾四壁)胡兄，你这里倒是个幽静所在，真是雅人雅居呀！

胡 成 贤弟吧，雅啥哟！

(唱)落拓不羁性倜傥，

知足常乐混时光。

怎及弟——

眼前有良田沃壤，

将来是金马玉堂。

异日跃登龙虎榜，

大魁天下美名扬。

愚兄不才无奢望，

甘心作个田舍郎。

[王祖德焦急地看窗外雨住否。]

胡 成 贤弟，雨还在下，来，喝酒喝酒！

王祖德 胡兄啊，昔年大贤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饮，先师赞曰：“贤哉回也”。胡兄，你是在效古哦！

胡 成 那如何比得？

王祖德 比得的！

胡 成 比不得

王祖德 比得！

胡 成 哈哈哈，比得就再来一杯，请！

[二人同饮。胡妻夺壶在手，只与王斟酒。]

胡 妻 (拉胡成袖)大郎，莫要贪杯唷！

胡成 娘子，酒逢知己千杯少嘛，我不会醉的。

[胡妻勉强与胡成斟一杯。]

王祖德 胡兄，小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胡成 贤弟有何雅谈，但说无妨。

王祖德 胡兄请听！

(唱)弟劝兄要立志向，

温故业重振笔枪。

博得个朱缨紫蟒，

也不枉人世一场。

胡成 贤弟是在劝我求取功名？

王祖德 出将入相，效命朝廷，是读书人的正道嘛！

胡成 贤弟，你算了哦！

(唱)宦海沉浮难测量，

尔虞我诈是官场。

冷眼看——

为官的专欺老百姓，

皇帝偏要害忠良。

做忠臣我又怕死得冤枉，

做奸臣我又怕遗臭四方！

(白)贤弟，愚兄志短，这个官么，我是做不成的了。

王祖德 (唱)兄不愿题名金榜，

何不转而经商！

胡成 贤弟是说，既不愿升官，就该去发财？

王祖德 正是此意。

胡成 哈哈哈……

(唱)试看那暴发的富商，  
哪个不靠昧天良?  
愚兄不带富贵相，  
乐得天天陪杜康；喝酒哦。

王祖德 (惋惜地)胡兄啊，你这是何苦哦！

胡妻 秀才兄弟呀！

(唱)种瓜豆春播秋享，  
强似那利锁名缰。  
不敢存非分之望，  
但求个太平安康。

胡成 哈哈哈，跟我一样，胸无大志。贤弟不要见笑。

王祖德 不知尊嫂竟如此高雅，可敬可敬！(又看雨势。)

胡成 莫去看外头。既然可敬，那我就再敬你一杯！

王祖德 胡兄，难道你真的就安于畎亩，任其潦倒不成吗？

胡妻 薄田三亩，勉强果腹，织机一架，足可御寒。像我们这种人家，就是很难得的了。

胡成 对对对，安贫若素，与世无争，(举杯)乐亦在其中也！

王祖德 这么说来，你恐怕注定要穷……

胡妻 (轻蔑地转面)要穷得干净，也不容易唷！

王祖德 (自知失言)哦小弟失礼了，仁兄尊嫂恕罪！

胡成 (已呈醉态)莫关系。要想发财，其实也简单得很！

胡妻 噢？  
王祖德

胡成 我就有个好办法！

胡妻 大郎，你有什么办法？  
王祖德 胡兄，  
胡成 那就是——抢！！  
胡妻 大郎，你吃了点酒，总是爱颠三倒四的乱说！  
王祖德 胡兄取笑了。  
胡成 人家都抢得，我为啥就抢不得？  
胡妻 (咬牙)大郎……  
王祖德 哈哈哈，胡兄，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哪个敢抢人啰！  
胡成 贤弟，你这话就不对了！  
王祖德 何言小弟不对呢？  
胡成 如今这个世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你说是  
清平世界，我说是强梁世界！(王祖德摇头)贤弟瞧，  
看看那些豪门富室，达官显贵，哪一个不是靠巧取  
豪夺起家的？而且抢了还不准别人说，这比明伙执仗  
还要可恶。所以我才晓得，做抢人这种买卖，是  
不要本钱的！(踉跄，手触椅子，银袄落地)  
胡妻 (生气地)懒得听你说疯话。(欲拾起银袄下。银袄重，  
差点失手落下)啊？  
胡成 小心点，谨防打到脚！  
胡妻 大郎，什么东西如此沉重？  
胡成 (笑答)百大百两银子，当然重哦！  
胡妻 百两银子？  
胡妻 (不信地解开银袄，露出银两，连忙将手缩回)大郎，  
你这银子是哪里来的？

胡成 这银子么……(眉眼，看看王)就是……抢来的啦！  
胡妻 王祖德 (吃惊)啊？(二人围着胡成打量)  
胡成 (暗笑，但佯作正经)你们紧把我盯到做啥子？那些  
      贪官污吏、奸商劣绅，他们天天都在抢人，你们不  
      以为怪。我才抢一回，就抡眉鼓眼的看到我……  
胡妻 大郎，你酒后乱说的毛病，为啥硬是改不掉哦？  
王祖德 (眉眼)是啊，想胡兄平素喜欢诙谐，这些话，谁都  
      是不信的。  
胡成 你不信？  
王祖德 你若真的拦路抢劫，夺人钱财，难道就不怕失主告  
      到官前吗？  
胡成 (自语)是呀是呀，别个那些抢人的又咋个不怕失主  
      告到官前呢？娘子，你说咧！  
胡妻 咳，你问那些做啥啊？硬是气人！  
王祖德 胡兄啊，常言“杀人越货”嘛，那些抢人的，把失主  
      杀了，他怕什么失主报官啰！  
胡成 哦！那么，我也不怕失主报官。  
王祖德 你莫非也将失主……  
胡成 杀了！  
胡妻 王祖德 (大惊)杀了？  
胡成 嗯，杀了。  
胡妻 (着急地)大郎……，哦，秀才兄弟，我家大郎实实  
      是醉了，你休要见笑！  
胡成 笑话，我都会醉嗦？

王祖德 (关切地)胡兄啊胡兄，这种事非大非小，你咋个乱说唷？

胡妻 (急得要哭)是呀，这种事都乱说得呀？

胡成 咳，你们还不信哪？

王祖德 (笑笑)不信不信！

胡成 好嘛，你们就来听嘛！(编谎活，一边想，一边唱)

(唱)今早晨……路过……路过……

胡妻 (厌烦地插白)路过路过！

胡成 哦！(唱)南山上，

南山寂寞……这个……甚荒凉。

王祖德 有趣有趣，哈哈哈。

[以下胡成越唱越顺，越唱越快，妻及王越听越惊。]

胡成 (唱)想说话无同伴我嘴巴发痒，

见一人背包捲伞走得忙。

包袱内胀鼓鼓象是银两，

陡然间我起了杀人心肠。

行至在山岩下羊肠路上，

他在前我在后摆起了家常。

我暗中将匕首捏在手上，

猛一下刺穿了他的心房。

一倒地鲜血就流成了凼凼，

板几板不动弹去见了阎王。

解包袱背在了我的背上，

将尸首……

胡妻 (骇极)天哪……